

国内首部集穿越、探险、悬疑、盗墓、
官场争斗于一体的全景立体小说！



HUANG JIN
CHENG

黄金城

一个充满诱惑的美丽传说引发的自助探险：身价过千万的企业老总、市委副书记的千金、
退役特种兵、公务员等八个身份背景各不相同的人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张勇◎著



珠海出版社



HUANG JIN
CHENG

黄金城

国内首部集穿越、探险、悬疑、盗墓、
官场争斗于一体的全景立体小说！

张勇◎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金城 / 张勇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9.12

(探险手记第3辑)

ISBN 978-7-5453-0313-1

I. ①黄…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0230 号

探险手记 3 之 黄金城

主 编:罗 金 周 影

作 者:张 勇

责任编辑:潘杜鹃

装帧设计:青华视觉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2639330 2639344 2939345 邮政编码:519000

网 址:www.zhcb.net

E - mail:zhcb@zhcb.net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36 字数:43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978-7-5453-0313-1

定 价:59.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MU LU

第一章	飞来的横爱	1
第二章	不堪往事	6
第三章	路见不平	13
第四章	不一般的抢劫	25
第五章	古镇风情	31
第六章	山里人的热情	38
第七章	藏宝洞	47
第八章	绝地	59
第九章	沙漠	70
第十章	草原	80
第十一章	古兵营	96
第十二章	世外桃源	111
第十三章	惊弓之鸟	128
第十四章	隔世情缘	148
第十五章	发明创造	168
第十六章	封官	192
第十七章	夜明珠失窃	211
第十八章	故人相逢	231
第十九章	雄武大帝	258
第二十章	不归之爱	293

第一章 飞来的横爱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选自《金刚经》

栗志手向身边随意一扬，欸，不对啊，老婆不是带着女儿出差了吗？怎么床上还有人？！猛地一惊，睡意顿时跑走一半，手赶紧缩了回来，那睡在自己身边的人是谁？自己是在哪？想到这里，剩下的那半睡意马上消失，他一下睁开眼睛。

四周微明，天已放亮。栗志左右看了看：对啊，是自己家啊，既然是在自己家中，那躺在自己身边的人不是妻子又是谁呢？

自己怎么——他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全裸着身子！这是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自己做了什么……顾不得多想，看见自己的裤头搭在一旁的椅子上，他忙一把抓过来，两下套在身上。

“啊！”和他睡在一起的那个人轻唤一声，翻下身仰面躺在那里，却并没有醒，长发遮住了一部分脸，睡得很是香甜、安逸。

这不是宋慧梅吗？！她怎么会躺在自己家的床上？！

由于刚才急于穿裤头，已把床上的被子掀起了一大截，宋慧梅的身子大部分露在外面，她竟然也是一丝不挂……栗志喉结一动，咽下口唾沫，忙把被子拉下来，重新给宋慧梅盖好，停顿下心思，擦了把额头上的汗，下床穿上拖鞋，悄悄地走到客厅。

昨晚自己同她都做了些什么？看现在自己与她的情景，一定是——可又不像啊，一丁点的感觉都没有，但如果没有的话，两个人又怎么会光着身子睡在一个被窝里呢？她是怎么到自己家中的呢？

昨天下班后，几位同事听说自己要出门，非得送行，宋慧梅是送行人员中的一位。记得在九州大酒店，十个人好像喝了十瓶白酒，除宋慧梅以外，其余九个人都喝白酒了，自己喝多了，好像是宋慧梅送自己回家的……可到家以后呢？

坐在沙发上，栗志逐渐恢复了神志，回到家以后，难道自己酒后乱性，把她——

宋慧梅是刚分到自己单位的大学生，外表漂亮的她，很有才气，为人端庄、稳重，是位好姑娘，如果自己真把她那个了，自己……自己也太不是人了！

怎么办？今后该把她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唉！栗志的心很不是滋味，混乱如麻，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机，打算先静下心来再说。

“校长，哥哥。”不知什么时候，宋慧梅已站在他身旁，仍旧赤裸着全身，双乳丰隆傲立，双眼迷离如带雾的秋水，“来！”他再也忍不住，把一切想法全部抛在九霄云外，一把拽过宋慧梅的身子，把她摁倒在沙发上，扒掉自己的短裤腾身而上，没有什么前奏，没有什么序曲，他全身剧烈地运动起来……

当栗志反身坐到沙发上喘息时，“哥哥，你也太猛了，差点……差点人家就受不了啦！”宋慧梅反身仰面躺在沙发一动不动，双腮发红，身上汗津津的，像刚从浴室里出来一样。

“还好意思说我，看刚才你那股骚劲，与平日相比，简直就是两个人！”栗志暗“呸”一口，用眼直直地盯着眼前的这位光着身子的女人，不说话，激情之后更多的则是失落。宋慧梅收起左腿，半嗔道：“哥哥，人家还是第一次，你，你今后可不能辜负我啊。”

什么？第一次？他下意识地看过去，果真，白花底的沙发套上有一块鹅卵大小的殷红，他的心忽地一热，拉过宋慧梅的手；握在掌中，有些动情地说：“慧、慧梅，你说吧，你要什么？”他并不习惯这么叫人，浑身很不舒服，宋慧梅坐起，把身子慢慢偎过来：“哥哥，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对我的好。”“别！”他忙站起，一把拣起裤头穿在身上，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冷冷地说，“你的心思我明白，这样吧，我看……你到团委吧，团委书记这个岗位很适合你，这事等节后上班时就办。”

学校正在进行中层领导竞聘，前几日，宋慧梅曾单独找他谈过，说她不想再做科任教师了，想到教导处，想参加这次竞聘。

从一个普通美术教师而直接提为教导处主任，况且上班还不满一年，这不是开玩笑嘛，当时他没有多想当场就否决了，连说不行，可如今——这个姑娘绝不是个简单人物！让她做团委书记，虽也超出常规，但多少还能说得出口。

宋慧梅满心欢喜，声音也变得愈发的甜腻：“谢谢哥哥！”虽未达到预期，但能当上团委书记，也属一个天大的惊喜，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这个位

置啊,比自己条件强的人太多了。

谢什么谢啊,年轻美貌的宋慧梅凭她现在这思想和超人的行为,晋级、当官是早晚的事情,就算自己不给办,她也会去找别的人办,自己不过是占了一点先机。这是一位美貌,心机过人,为达目的而肯舍去一切的女人!想到这,他心一颤,浑身打了个冷战。

他想了想,拿过自己的手提包,从中掏出两千元钱放在沙发上:“不用谢,这点钱,你拿着买点……买点补品什么的。”不管什么目的,能把“第一次”给自己,栗志多少还是有些感动。

宋慧梅向沙发上看一眼,很生气,手一划,钱被扒散在地板上,撅起嘴说:“哥哥,你干什么呢?把我当什么了?!”栗志知道,这话有一半应是真心的,女人肯把自己的“第一次”主动交给一个男人,那她对这个男人还是有感情的。

栗志把散落的钱拾好,重新放在沙发上,他最见不得女人哭,有些手足无措地说:“慧、慧梅,别哭了,我没别的意思,只是用它表达一下……对你的……感情。”

扑哧,宋慧梅破涕为笑,脸若带雨的梨花,楚楚可怜地说:“是吗?!我想哥哥也不能这么的绝情吧。”

唉,真他妈是个尤物!将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个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自己呢?最好还是离她远点,她绝对是个祸水!他暗想。

砰!砰!砰砰砰!正感慨之际,忽有人拍打自家防盗门。

难道是老婆领着女儿提前回家了?还是——他心一惊,宋慧梅瞬间也变了脸色,眼睛一下瞪得很大。

他胆战心惊地走到门口,硬着头皮高声问道:“谁?”“是我!”门外传来一男人声音,他感到声音特别的陌生,心稍微安稳下来,接着问,“你谁啊你?”“我、我是我啊,媳妇,快、开门!”

哦,听声音八成是酒喝多找错门了,栗志松口气,这位挺有意思,这是在哪喝的啊,一喝喝一宿,回头看看墙上的钟,已是凌晨三点多,没好气地回过头说:“你敲错门了!这是四单元八楼。”

“四、四单元……八层啊?!走……错了,对、对不起啊。”来人有些醒悟,说完腾、腾腾地向楼下走去。

他妈的!你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可好,这头差点闹出人命来!他擦了把额头,自家单元的门前几日坏了,物业还没来得及修,这几日楼道内的人杂了

许多。

不行，得赶紧把她打发走！他掉过头看眼宋慧梅，急道：“慧梅，你把钱拿着，赶紧穿上衣服走吧，一会儿天亮人多就更不好走了。”

宋慧梅撅起嘴唇，有些不情愿地说：“哥哥，我不走，让人家再陪你一会儿嘛。”

栗志心里很不高兴，但还是不动声色地说：“走吧，听话，你知道，一会儿我还要出门。”

宋慧梅站起来，双眼亮晶晶地看着他：“不嘛！对了，我给你做早饭，吃完早饭，咱俩一块打的走。”

他把头向旁一扭，冷冷地说：“不用！一会儿，说不准还有谁来呢。”他知道，只有这样说，她才会离开。

宋慧梅想了想，说：“那好吧，那，哥哥我就走了。”见他冷着脸，宋慧梅不敢十分的坚持。

“嗯。”栗志应了一声，但并没把脸掉过来。

宋慧梅向卧室走去。趁这个时间，他赶紧找出另外的衬衣、裤子穿在身上。不一会儿，穿戴齐整的宋慧梅从卧室走了出来，她望着他不舍地说：“哥哥，我走啦？”

听见她的叫法，栗志感觉有丝不顺耳，皱皱眉头说：“别！”宋慧梅眼睛一亮，“怎么？哥哥你改主意了？”

“不是！只不过，今后咱们之间，像今天这样的事是不可能了，我说，是像今天这样的事，你知道吗？！记住，我不是你哥哥，永远都不是，记住了！放心，答应你的事，我一定会办好！”说到这，他要呕吐，觉得自己与那些提上裤子就不认账的男人没什么本质区别。交易，全都是他妈的交易！

“那，那好吧。”宋慧梅眨了一下眼睛，她是位很识相的女人，知道像栗志这样的男人，是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的，除非没说。

他有些不忍，长呼口气，拿过宋慧梅的包轻轻帮她挎在肩上，说：“出门慢点。”

“是，哥哥！”宋慧梅接过包，啪的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做个鬼脸，不等他反应过来，轻笑着推开门跑了出去。

贱！栗志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看来，凭自己这点出息，这一生是摆脱不了



这个女人了！望着远去女人的背影，他叹口长气，无奈地带上防盗门。

栗志环视一下四周，一切仿佛都在梦里……最后，眼光落在客厅那套沙发上，上面那处褐色血迹是那样的刺目。

绝对不能留下任何的证据！他突然清醒过来，几步冲上前，两把撕下沙发套，几下揉裹成一团，然后又挨个房间转，搜索一切遗留物证：床单、长发，甚至带有体香的被罩等等，他要把一切都处理掉……

丁零零……电话铃声响起，“该死！”他揉揉眼睛，极不情愿地起身，拿起电话。

“你做什么呢？”电话那头传来妻子王文霞有些责怪的声音。

听到她的声音，栗志心里有些发虚，有些结巴地说：“没、没做什么啊。”“没做什么？没背着我去干什么坏事吧！”听到这话，他心底忽生起一股无名火，冲着话筒喊道，“干什么坏事？！我能干什么坏事？！你也不是不知道！这个时候不是睡觉，还能干什么事？！”

“老公，生什么气啊你？我不惦记今天你要出门嘛。”王文霞的声音忽一下变得甜腻腻的。

唉，明知是自己有错，反而还强词夺理，难道天下那些犯了过错的男人都这样吗？！栗志有些不忍，语气变软了许多：“没什么，就是昨晚看大片看晚了点，你来电话时，我睡得正香。”“哦，那你一会儿就在车上多睡一会儿，记住，多带几件衣服。”

“知道了。”

“老公，想我了吗？”“嗯。”“都哪想啊？”“哪都想了，对了，女儿还好吗？”“她？好得不得了，天天笑得合不拢嘴，她说，就是有点想爸爸，行啊，老公人缘不错啊你。对了，老公，你一定要把‘枪’里的‘炮弹’给我好好地留着，知道吗？八号，我们就能到家，别忘了到时间去火车站接我们。”

“知道，别说了，到时打电话。”栗志打断了她，唉，这几天，王文霞极富挑逗性的话语，他听得实在是太多了。

“好，老公，你上床再躺会儿吧，别忘了做点吃的，拜！”啾，王文霞挂上了话机。

“嗯。”栗志若得若失地应着。

转过身，已是满屋的阳光。新的一天开始了。

第二章 不堪往事

公元二零零五年五月一日,早七时,晴空万里无云。

离火车站还很远,栗志便一眼看到,挺着如怀揣六甲般肚子的胡浩天,站在几个人中间,正手舞足蹈地不知在高谈着什么,出租车拐个小弯,在距人群三十多米的的地方停下,栗志拽过硕大的登山包,一抬屁股,却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他姥姥的,今早就不应该做性事,这下可好,一整天都会不精神。”他暗骂道,用力推开车门走出来。

“栗校长,你来晚了!”当离有十来步远的时候,胡浩天迎了过来,栗志握住他的手,抬头看眼主楼体上的大钟,说,“没晚,按规定的正好,早和晚只是相对的,不误事就不晚。”他又向胡浩天身后望望说,“是你们来得太早了。”

“到底是校长,口才是厉害!”跟在胡浩天屁股后,走过来的那位长相不似中国人的女人,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说道。

嘿,栗志未置可否地笑笑,这位狐狸精般的女人是胡浩天的秘书,在金鼎大厦胡浩天的办公室曾见过她一面,一米七二三的个子,身材丰满、皮肤白皙,尤其是那一双蓝如深海般的眼睛,时时荡漾着诱人魂魄的光芒,凭直觉,栗志感到,这是个极容易给男人招来麻烦、招惹她一定会带来极大麻烦的女人。

胡浩天抬腕看下表,扫了栗志两眼,把头一偏:“走吧,你不是最晚的,还差个人,再等会儿。”

笛,笛笛!刚走到胡浩天刚才聊天的人群前,突听见临近汽车的喇叭声,栗志下意识地拉着其他两人向旁边急躲,哧!一个急刹车,一辆黑色大奔在距人群一米来远的地方停下来。车上走下两位女人,一个雍容华贵,一个青春靓丽,尤其是先下车那位年纪大点的,不仅风韵犹存,就当前,大凡尚存几分血气的男人,若多看几眼,心神也会摇曳不止,其举手投足间透露成熟女人独特的风情,浑身上下散发着咄咄逼人的富贵气质。



原本在咒骂车主人的胡浩天,见到那位中年女人,眼睛忽一亮,三步并做两步地满脸笑迎上前去:“李姨您怎么亲自来送啊?!”

“沂雯!你怎么才来啊?”身后人群中跑过来个姑娘,上前轻轻拽住中年妇女旁边年轻女孩的双手。

“嗯,诗崎!”叫沂雯的姑娘一下搂住女孩然后用力向上抱起,旋又放下手来,瞥了中年妇女一眼,说,“哼!还不是因为我妈和我爸,好像出多远的门,搞得跟生死离别似的,害得我现在才走出门来。”

叫诗崎的女孩望望母女俩,笑着说:“沂雯,看你说的,李姨他们不也是担心你嘛,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中年女人从胡浩天手中轻轻抽回右手的四个指尖,不无疼爱地望了女儿一眼,侧过身说:“浩天啊,我可把沂雯交给你们了,请你一定要照顾好她,拜托你了。”她抬头向胡浩天身后看了看,对其他人笑笑,说,“出门在外,你们一定要团结互助,千万要注意安全啊。”

胡浩天一拍胸脯:“李姨您放心,回来的时候,沂雯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您拿我试问!怎么样?”

沂雯上前挽住母亲的胳膊,有些不耐烦地说:“哎呀,妈?!您说这些干什么?您烦不烦啊?!我也不是第一次出门,而且还这么多人呢,您就放心吧啊,赶紧回家吧!”说完拉开了车门。

“这孩子!”中年女人笑笑,再次望着胡浩天等人,叮嘱道,“浩天,有啥事打电话,等你们回来时,你朱叔和我请你们全体吃饭。”

“行了妈,您快走吧,求求您啦!”朱沂雯随手从司机手中接过背包,往肩上一搭,双手轻推着妈妈,中年女人拿女儿没办法,半笑着低头钻进车厢,向众人挥挥手。

放下手臂,看着渐渐远去的奔驰车的牌照,栗志明白了它驶进站里无人问津的原因,不是不想管,而是不敢管。

“好了,都抓紧时间上车,咱们出发!”胡浩天挥挥手,率先向停在几米远的一台奔驰面包车走去。

加上后来的朱沂雯和栗志,三女五男。八个人都是“五·一到太平沟探险、觅百年传奇自驾自助游”活动的参加者。胡浩天在本市贴吧上发了以上这个帖子,没料到报名参加的人竟多得超出了预想。除丽莎以外,眼前六人是胡浩天从众多应征者中挑选出来的,其中数栗志的年龄最大。而本次活动的组织者胡

浩天,年纪虽轻,却已是本市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其身家资产千万,生意涉及房地产、餐饮两个领域,听人说,本市前任市长是他的父亲。

除胡浩天和他漂亮性感的秘书外,其余人栗志还是第一次见到。从人们的表情和衣着上,根本看不出大家是去所谓的探险,倒更像是去旅行观光,而参加活动的三个女人,一个赛一个的漂亮,香气袭袭、莺声阵阵……因为有了她们,前途充满了无尽的暧昧,这是一次浪漫而激情的“探险”。

太平沟是距此千里之遥的一个边境小镇,距离俄罗斯仅几里远,几百年来以盛产黄金著名,在晚清时因所产黄金成色好而被慈禧太后一人专用,所以又被称为“胭脂沟”,传说其观音山上有一个藏宝洞,洞中埋有千万块的狗头金。

胡浩天拍着奔驰面包车的车门,神情遗憾地说:“原想找台三菱越野,但装不下这么多人,为了大家能在一起,没办法,只好弄了这台车,不过,这车新买的,才磨合完,还没跑多少公里。”他把脸转向毛贞堂、王一夫,“你俩谁先开?”

王一夫侧过头看毛贞堂一眼,说:“毛哥,我先来吧,等开累了,你再来换我,怎么样?”

毛贞堂点点头,爽快地说:“怎么都行,没挑的!咱哥俩换班来。”

王一夫刚从部队复员,现正等待着安置,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是那种很招惹女人动春的男人。毛贞堂是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公务员,他俩是这次探险小队的兼职司机,也因此,比其他人少交了五百元的费用。

栗志望着两人笑笑,说:“没事,我也会开车,咱哥仨可以换着开。”他原本想坐在王一夫身旁,有事也可以相互照应,一抬眼,发现胡浩天不知何时早已端坐其上,想必他平日在被东北人看做领导座位的副驾驶上坐习惯了。

胡浩天看着栗志,向后指了指,大喊道:“栗校,发什么愣啊?快上车!”

哦,栗志轻笑一下,低头跨上车,宽敞的车厢过道被各种各样的物品堆满,光包裹就占去了很大的空间,最后一排座仅留有一个空席,八个人,前二后六,正好一台车,见栗志已坐好,王一夫一踩油门,车子便稳稳当当地开动了。

朱沂雯抑制不住满腔的兴奋,拉开车窗向外大声地使劲地挥着手:“再见啦,家乡!再见啦,亲人!再见啦——”

坐在她身旁正欠身向外张望的商诗崎,回身拍了她肩膀一下,嗔怪道:“你看你,也不是不回来了,乱喊啥!”

丽莎用眼角上下打量朱沂雯几下,嘴角扯出一丝坏笑,说:“沂雯长得这样



漂亮,气质又好,哪个男人见了不动心?!不信问问车里的这几位,这次,很可能真被留在什么地方,也是说不准哦。”

朱沂雯有些不乐意,回头白了她一眼,大喊道:“丽姐!”但没说完,她脸上忽又呈现出笑容,“别说,这次要是真的找到几车狗头金,我啊,真就不回来了。”

商诗崎的眼角向上扬了一下,不相信地说:“你?算了!别逗了!不说别的,你爸、妈能舍得你?你能舍得你爸和你妈?!”

丽莎身子凑过来,半趴在商诗崎的后靠背垫头上,叹口气:“就是,天底下有几个女孩能像你这样有福气!放着市委副书记的女儿不当,那不……什么嘛,唉,我啊,这辈子怎么就摊不上这样的爹呢!哪怕有个这样的干爹也行啊!”

胡浩天回过头,扫眼后面,向丽莎挤挤眼,坏笑着说:“你啊,你不也非常的幸运嘛,虽然没有什么权势的爹,但不摊上我了吗?怎么还不满足?”

丽莎似嗔非嗔地白了他一眼,仰起脸:“哼!摊上你啊,算我倒八辈子的霉,还说呢你!”

他们的对话并没人在意,听到朱沂雯是市委副书记的千金,其余人的眼光全集中到她的身上。

看眼众人,朱沂雯狠狠地瞪了丽莎一眼,沉着脸说:“丽姐,咱们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吗?你怎么回事啊?!说话不算话!”

丽莎不服气,撇撇嘴无辜地抗议道:“还用得着我说吗?看刚才送你来的车,谁还看不出来?!谁都不是傻子!”

毛贞堂看眼朱沂雯,小心翼翼地说:“是,你别见怪,丽莎姐说得没错,看你从xxxxxxx下车时,大家就猜出你是朱书记家的亲戚,刚才我还跟诗崎说呢,但没想到你是朱书记女儿,更没想到朱书记那么年轻,女儿却这么大,而且,还这样漂亮。”

听到这句话,朱沂雯并没有太大的喜色,想了想,长叹口气,重新坐回去,脸上呈现出无奈的表情:“我爸是我爸,我是我,两回事,请大家千万别把我们混在一起,就算求大家了,好不好?”停顿一下,忽把头转回来,神情一振,“你们不知道啊,这次去太平沟,我爸、妈很不放心,嘱咐的话说了一火车,好像我一去不回了似的!欸,大家说,这次咱们真能找到传说中的藏宝洞吗?”

胡浩天把头扭过来,一本正经地说:“以玩为主、以寻宝为辅,放飞心情、感受不同,是咱们这次活动的主题嘛。”

毛贞堂看眼朱沂雯,又瞧瞧胡浩天,笑着说:“沂雯,你别把那个传说太当真

了,传说十有八九都是假的,其实找不到宝藏无所谓,是吧?主要是能增长人生阅历,而且也可以结交朋友,通过本次活动,今后,咱们可都是朋友了,对不?胡总可是做了一件好事,功德无量啊!”

他的话让胡浩天很是欢喜,胡浩天挪挪肥硕的屁股,满脸的认真,拍下胸脯,说:“毛科长说得对!多个朋友多条路,今后,在座各位有什么事,尽管说话,只要是我能办的,一定办!”

……

年轻人耐不住寂寞,大家七嘴八舌地聊起来,面积不大的车厢里一时热闹起来。栗志一直保持着沉默,听着大家的调侃,心思却飞到了别处。

妻子王文霞不在家这几天,每天凌晨四时左右,栗志都在做同一个梦:自己飘在半空中,四周昏暗,没有方向,有时飘浮,有时行进,像是停了好久走了很远,费尽心力,却见不到任何的景物和人……他感到自己病了,别人有撞到鬼或仙的时候,他觉得这次自己是撞到了自己。

今早倒好,没撞到自己却撞到了女人,一个自己根本不想染指的女人,其实,除了王文霞和今早的宋慧梅以外,在心底还有一个叫他朝思暮想的女人,她叫古兰,两年前,这个女人莫名地离他而去。

古兰的离开,带走了他全部的心,令他悲痛欲绝,日日思念。思念会死人的,作为一乡之长的他,只得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放在单位,发疯般地工作:排解各种矛盾、调整种植结构、招商引资……以此来减轻因思念而产生的痛苦。

一年以后,他所在的东生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村不再有到处上访的农民、全乡上上下下抓经济,民风日益淳朴,百姓的日子也日益富裕起来,全乡共引进三家大型的企业,不少农民也如同城里人一样,每天骑着摩托车上、下班。

东生乡所取得的成绩多次得到市、区的嘉奖,他也因此上了报纸和电视,不少乡镇组团来参观学习,连市委书记也来过几次。担任乡长半年后,他偶然一次得知,当初提拔自己由副乡长担任乡长的,竟是市委书记庄应文的提议。

去年年末,庄应文把他找到办公室,眼含深意地说:“通过这一年你的表现,证明当初市委的决议是正确的,你确实是个人才,你还年轻,接着好好干!这次市委常委会已通过把你提拔为市农业局副局长,省委已决议把我调回省委任秘书长一职,这里离省里不远,以后你再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到省委来找我。”

他受宠若惊,忙站起身低下头去:“谢谢庄书记!”

栗志的态度叫庄应文很是喜欢,他靠坐在沙发上,注视着他,推心置腹地



说：“小兄弟，这儿的人都说你是我提拔起来的，我也在一些场合提过，市委就是要大胆起用一些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希望我们之间能够演绎一段佳话。”

在这么短的时间，自己这样年轻就被提为副处长，在这一百来万人口的小城市，绝对是个神话！栗志心中十分清楚，这一切全赖眼前这个庄书记对自己的赏识，没有他的特殊关爱，任凭自己再出色也绝对是不可能的。比自己优秀的大有人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所谓的人才，从这点上讲，他对自己恩同父母，只不过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对自己这样好， he 现在是省委常委了，这就是自己的贵人啊，有了这棵大树，自己的仕途应该是一片光明！士为知己死，可……

他把捂住茶杯的双手轻轻夹在双腿膝盖间，想了想，斟酌下词句，说：“庄书记的知遇之恩，我几辈子无以回报，我将一辈子铭记在心，不过、不过，我有件事想求你帮忙，不知您能不能……答应？”

庄应文略感意外，神色微微一怔：“你？说说看。”

未来之前，他早已下好了决心，把要说的话在腹中默默复述了上千遍，他不想错过这个唯一的机会，稳稳神，咬咬牙，说：“庄书记，我、我想跟您一块去省城，您别误会，不用让我进机关，不用到什么好的单位，哪怕到学校当一名普通的老师也行。”古兰是省城人，如果自己搬到省城居住或许会离她近一步，能见到她的机会更大一些。即使不这样，那么做教师后就有寒、暑假，一年中自己外出寻找古兰的时间就要充裕一些，为了古兰，别说是前程，就是性命，自己也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来，他暗想。

心甘情愿放弃多少人八辈子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前程？！不会是听错了吧？要不就是——庄应文用疑惑的目光紧紧盯着着他，半张着嘴，许久说不出话。

“庄书记……”栗志掉着眼泪把自己与古兰的事，前后详细地讲了一遍，讲完后站起来，向庄应文深深弯下身子，“庄书记，请您成全我这个心愿吧。”

唉！庄应文长长地叹口气，过了一会儿，点点头说，“好吧，你的事，我多少听、听说一些，为了所谓的爱放弃江山的事，只在书上、电影中看过，没想到在现实中竟然真有你这样一个傻小子！人说当今社会权力和金钱是男人的两个肾，对这句话，我不苟同。而你、你为一个女人而舍弃一辈子前程的做法，说实话，虽然叫人感动，但我也不苟同。年轻人你要知道，世上一切事都有个因果，平白和巧合是根本不存在的，比如你和我……好了，今天的事，你回去再想想，想好了再来找我。”

……

今年三月,栗志调到了省城,被安排到一家中学任校长,还是正科级,未升未降,同时妻子王文霞的工作也一起办了过来,在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

百无聊赖之际,他报名参加这个所谓的探险活动,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自己好受一些,找回做男人的感觉,当然,如果能碰到古兰,则是一个连想都不敢想的奇迹。

二零零五年的春天要比往年早二十来日的光景。刚到“五·一”,已是桃红柳绿,满目的葱郁,室外最高温度达二十五六度,和风阵阵,冷暖适宜,窗外车流似河、人如山海,各家商铺都正在开展着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锣鼓喧天、旌旗展展,路旁不远一个红色T台边围着好几层的人,一个穿着西服的老头在台上手持麦克正高声地讲着什么。

见一直盯在窗外的栗志不动声色,朱沂雯有些奇怪,站起来向后大喊道:“栗校,栗校!”

想不到有人会喊他,栗志的思绪从窗外被拉回来:“什么?”他的神情一时还有些迷惘。

看见栗志的表情,丽莎笑着瞟了他两眼,说:“栗校,你怎么回事?!心里想什么呢?怎么跟领导不保持一致呢?还想提拔不?嗯?”

此时,坐在后排中间的王一夫忽然间笑了,兴致盎然地说:“欸,给大家说个笑话吧,有对非常恩爱的夫妻,双方都说要比翼齐飞、白头到老,可结婚不到三年,女的在外搞婚外恋被男的发现,在办离婚证时,工作人员问双方最后还有什么说的,没想到那男的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没什么可说的,俗话说,听领导的话、跟老婆走,没想到老婆也会像领导一样地欺骗了我!’哈哈……”说完,他自顾自地笑起来。

没想到老婆也会像领导一样地欺骗了我!众人感慨,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笑话。

胡浩天扭回头,以一个过来人的口吻说:“我说,对女人就不能太好了,世上出轨给丈夫戴绿帽子的,大多数都是被自己男人娇惯着的女人,在家是说一不二的主,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女人嘛,就那么回事!对她们别太认真了,认真了自己遭罪。”话刚说完,突然想到车里还有朱沂雯等三个女人,又嘿嘿地笑笑,“当然,世上也有一些好女人。”

第三章 路见不平

王一夫侧过脸，向胡浩天挤挤眼，笑嘻嘻地说：“是，好女人还真不少呢，古有花木兰、孟姜女、西施、李清照，今有秋瑾、刘胡兰嘛！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女人！是吧？对了，还有丽莎姐、朱沂雯、商诗崎三位女人，我忘说了。”

扑哧！对胡浩天的话有些恼火的三位女人此时笑了：这都哪跟哪啊！朱沂雯探身拍拍王一夫的肩膀：“行了，别贫嘴了，好好开你的车吧！”

毛贞堂转向胡浩天：“对了，胡总，今天在哪吃午饭，吃啥？”

胡浩天吐了口气，看看腕上那块金表，说：“咱们十二点多能到萝北县，先到黑龙江边去吃开江鱼，如果运气好，还可以看到冰排，晚上，回萝北宾馆住宿，明天再往太平沟走。”

朱沂雯跳起来，兴奋地说：“有纯开江鱼，又能看冰排，太好啦！”

车子已出市区，人群和建筑越来越少，转眼一大片、一大片的农田进入大家的视线，公路两旁的树木似列队等待检阅的士兵，间或有村镇、山川掠过，满目的辽远和空旷。

“栗校，往前串下位置，咱们玩会儿扑克吧。”丽莎回过头，她好像对栗志很有好感，有事没事总喜欢喊着他。平心而论，她算得上一等一的美女，眼亮如月，全身玲珑曲线若隐若现，上下散发着股股的炙热气息，可以融化任何男人。只要你是男人，任你是柔情如水，还是铁石心肠，见之都会丢掉几分魂魄。那个叫武泽龙的小伙子，趁人不注意的时候，眼睛总会时不时向她身上瞟过几眼，眼神有意无意地躲着她。

栗志摆摆手，推辞道：“让胡总过来，我到前面去，好跟一夫换换，你们玩吧。”

丽莎仍招着手，热情地说：“等胡总过来的时候你再让，先过来顶一会儿。”

栗志着实不愿意动，轻拍一下身边的武泽龙，叫他过去，武泽龙向前看看，